

景旭枫◎著

天眼



天眼

景旭枫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眼/景旭枫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5063-3135-7

I. 天… II. 景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7388 号

天 眼

作者: 景旭枫

特约编辑: 杨 葵

责任编辑: 王 元

选题策划: 成传文化

装帧设计: 每天出发坊

插图: 韦明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50 千

印张: 14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135-7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 生前身后谜

- 第 一 章 指书遗言 / 3
- 第 二 章 更现疑云 / 12
- 第 三 章 红木盒子 / 27
- 第 四 章 一启古盒 / 39
- 第 五 章 再启古盒 / 49
- 第 六 章 三封书信 / 62
- 第 七 章 三启古盒 / 76

第二部 奉天惊天大案

- 第 一 章 荒郊小店 / 89
- 第 二 章 神秘东家 / 102
- 第 三 章 深夜抓捕 / 113
- 第 四 章 崔二膀子 / 125
- 第 五 章 奉天亡命 / 140
- 第 六 章 暂不低头 / 158
- 第 七 章 东山再起 / 173 /

第八章	深夜密谋 / 186
第九章	奉天谋事 / 203
第十章	诅咒天眼 / 218
第十一章	咒语惊魂 / 237
第十二章	北平追凶 / 254
第十三章	未解之谜 / 266

第三部 督师祠堂

第一章	朝鲜归来 / 283
第二章	初现谜底 / 298
第三章	头骨之谜 / 310
第四章	一探皇陵 / 321
第五章	吉林之行 / 331
第六章	再探皇陵 / 346
第七章	一入皇陵 / 361
第八章	再入皇陵 / 375
第九章	谜底惊魂 / 389
第十章	梦魇再现 / 401
第十一章	未了之谜 / 414
第十二章	督师祠堂 / 425

后 记	/ 440
-----	-------

第一部

生前身后谜



高丽宣祖和王子们逃到北方，呼吁明朝皇帝协助抗击来犯日军，之后高丽李舜臣将军在大韩海峡指挥了一连串战果辉煌的战斗，给日本人沉重打击。李舜臣将军指挥的著名战役，大韩海峡之战，就发生在公元 1592 年。

第一章 指书遗言

这是一个诡异之极的故事，故事开始，要从祖父去世说起。

祖父去世时，是九十七岁高龄。由于自幼习武，老人的身体一直非常结实，如果不是患了急性脑血栓，我们都相信他绝对可以活过一百岁。祖父去世前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，对我讲了一句话，也是他一生最后一句话。当时高阳、马老奶奶都在场，除此以外，祖父的老部下公安部刑侦稽查处张处长以及年轻警员赵颖也在。所以，祖父的遗言我应该没有听错，但是，我们竟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祖父最后留下的，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。

当时老人在病床上已经整整昏迷了三天，醒来之后，抬眼看了看我们几人，最后将目光停在我脸上，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试图对我说些什么，过了良久，他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祖父又喘息良久，才费力说出两个字，但发音非常不清楚，我听到的，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。我们都急切等待祖父继续说下去，因为凭这两个字的发音，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而且

我们更清楚，这很可能是老人最后的遗言。

祖父又努力了很久，但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，这时老人眼里已经升起一股焦急和怒意。经过这一阵努力，祖父已是异常疲倦，他慢慢靠在枕上，闭了闭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注意到祖父的左手离开了我，开始在被上似乎无意识地划着，划了一会儿，旁边赵颖忽然小声叫道：“肖老在写字！”

我低头留意祖父的左手，果然，老人确是在写着什么。我猛然想起，祖父患的是急性脑血栓引起半身瘫痪，这时老人全身只有左手可以动。因为是左手，所以笔画极为模糊，只见祖父一遍一遍写着。看了一会儿，我逐渐能够认出老人写的是两个字，第一个是上下结构，最上面是一撇一捺，应该是个人字；而第二个字笔画很少，但无论怎样努力，我还是看不出究竟是哪两个字。正在我竭力辨认的时候，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老人。医生紧急处理后，祖父异常疲倦，昏昏睡去。我们焦急地守在旁边，一直盼望祖父能够再次醒来，把话讲完，但他这一睡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处理丧事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被祖父这个奇怪的遗言困扰。其间我也分别与高阳和马老奶奶通过电话，高阳是马老奶奶外孙，也是我的发小儿，与我算是三代世交，渊源颇深。电话中我向两人询问当时情况，和我一样，他们听到的也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，而祖父手指书写的文字，两人甚至还没我看得清楚。

葬礼之后，我联系到张处长，通知老人生前曾经交代，要把所有藏书和刑侦资料移交公安部。张处长在电话中对我表示慰问，并答应尽快安排赵颖协助我的清理工作。最后我也和张处长谈起那天事情，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。看来我没有听错，祖父最后留下的确是“壳子”这两个字。

当天下午，赵颖来到祖父老宅。赵颖是祖父关门弟子，两年前从警校毕业，工作伊始就被派来协助祖父整理一生的案例和刑

侦资料。我祖父肖剑南，是中国著名的刑侦专家，退休后除兼任公安部刑侦顾问，还应公安部邀请，根据自己一生的刑侦经历和资料撰写了一本案例分析教程——《中国刑侦案例及侦破方法分析》。这本书受到公安部极大关注和支持，所以祖父去世前这两年，每周有几个半天时间，赵颖会到家里来协助祖父工作。

整理遗物前，我和赵颖谈起那天的事情。我把这些天的想法告诉了她，赵颖听罢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肯定地对我说：“我们都听错了，肖老临终讲的，不是‘壳子’，而是‘盒子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猛地一愣，但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。果真是不透，赵颖一句话使我这些天的苦思豁然得解，只是先前一直没有转过这道弯来。“壳子”这两个字绝对不可解，非要给一个解释，只能勉强说祖父在某件物体的“外壳”上，留下了什么东西或线索给我。不过这样解释实在牵强，因为“壳子”这个词现代口语已很少用，而且本身无法表达任何确切意思。如果一定要使用，也只能和其他名词连在一起，如某某东西的“壳子”，即便这样讲，说成某某东西的“外壳”要远比某某的“壳子”顺嘴得多。因而祖父最后说的两个字，绝不可能是“壳子”。

既然不是“壳子”，就很可能是与“壳子”发音近似的另外两个字。祖父在最后时刻已部分丧失语言能力，发音不清。除此以外，祖父最后又用手指在被单上写了两个字，其中第一个字上下结构，人字头，第二个字是较少的笔画，这些是我当时就已经看到的。想到上面两点，再加上赵颖的话反复一印证，果然不错，赵颖的解释绝对合理。

困扰数天的问题迎刃而解，我心头一阵轻松，但只一瞬间，更强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来，马上想到：既是“盒子”，那么在这个所谓的“盒子”中，祖父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？对于祖父这样一生从事如此传奇职业的老人，到死还念念不忘的，究竟会是什么事情？赵颖似乎看出我的迷惑，拍了拍我的手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肖老所说的‘盒子’，说不定就在这栋老宅之中。”

之后整整三天，我和赵颖一直埋头清理祖父的遗物。清理和分类工作极为繁琐，除日用品外，老人留下了上千本图书，其中大多数是世界各国的刑侦专著，许多是原文版。另外还有全世界著名侦探小说集，包括英文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，还有阿加莎和爱伦·坡的作品。而祖父的手写资料就更难整理，因为老人的习惯还是用毛笔，草书，十个字里我们认不出一半，而且数量极多。

直到第三天下午，我们才把所有物品初步分类放好，全部书籍、资料以及手写笔记堆满了一楼客厅。但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在整理过程中，我们仔细留意了祖父每一件遗物，更为在意的，是所有与“盒子”有关的物品。所有能称为“盒子”的东西——包括各种纸盒、木盒、塑料盒和铁盒，大大小小一共三十五个，我们都进行了仔细检查，但出乎意料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甚至将所有盒子拆开，但既没有夹层，也没有机关，当然，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提示或线索。

三天的劳累一无所获，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失望。在我的意愿中，祖父一定留下了什么给我，但事实却是什么也没发现。也许我们的搜索还不够细致？我们想到这里，稍事休息就开始了又一次对整栋房子的“清剿”。这次几乎一尺一寸将整栋房子翻了一遍。我们敲打了所有墙壁、地板，检查了全部家具以及房屋顶棚，没有找到任何夹层、暗门或是机关。但值得兴奋的是，在阁楼壁橱最底层，发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檀木箱。因为尺寸和壁橱底层几乎一样大小，而且箱子颜色和壁橱木色一致，所以前几天的整理中谁都没有注意。两人兴奋了一阵儿，将木箱拖出，没想到如此巨大的木箱拖出之时竟毫不费力，原来底面装有一块带有滑轨的拖板。

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黑色木箱，70年代人家里大都有过。惟一不同的，眼前这一个要比我们见过的大许多，宽度和长度大概有一米，高度约为七十厘米。木箱顶盖和箱体是用精美的

纯铜合页连接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铜合页的色泽已变得很暗，箱盖上了一把铜锁，颜色也已变得异常暗淡。我试着抬了抬，木箱异常沉重，不知道里面究竟放了什么。难道祖父临终所指的“盒子”，就在这个巨大的木箱之中？

我将想法告诉赵颖，她也点头表示同意，补充道：“除了那个‘盒子’，木箱中很可能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东西。”听了赵颖这话，我兴奋异常，伸手去掀箱盖，这才想起上面的铜锁。伸手拽了拽，从外形看，这把锁很像几十年前流行的绍锁。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稍有差异，眼前这一把要远比我们常见的精细，接合部异常紧密。

赵颖也留意到了这把铜锁，她用手将铜锁轻轻翻起，仔细观察起来。我伸手在壁橱中摸了摸，没有发现钥匙，起身到祖父书房翻找，但翻遍所有抽屉，还是没有。这时我想起，在我们整整三天的整理过程中，并没有在屋中见过任何一把钥匙，而这个木箱也是屋中惟一上锁的东西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微微有些诧异，但没有多想，又到其他房间找寻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钥匙。我不由得满腹狐疑，暗叫怪异。

我心中焦急，恨不得马上把木箱劈开。看了看赵颖，她正陷入沉思，我提议道：“找不到钥匙，看来只能撬开！”说完我起身去找工具箱。赵颖回过神儿来，伸手拦住了我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在想这把锁是什么结构，不用撬开，你去找些铁丝，我应该有办法。”赵颖的话使我一愣，但没有细问，我下到储藏室找来工具箱。赵颖取出两截铁丝，用手试了试硬度，然后用铁丝拨弄起铜锁。看着赵颖熟练的动作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竟然会不用钥匙开锁。赵颖看到我一脸愕然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不用奇怪，这门技术还是你祖父传给我的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我一愣，随即忽然想起，不错，祖父确有这门绝技。

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，1974年，那一年我四岁。当时母亲还在世，祖父从下放的农村来看我们，我把家里存放钱物的

抽屉钥匙扔到下水道了。因为这事，挨了母亲一顿狠揍。当时祖父就是用一截铁丝，不到半分钟就打开了抽屉的锁。等我被母亲打过的屁股不疼了，就天天缠着祖父教我这门绝技，而祖父每一次都是微笑不答，没过几天，他就又回农村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情，祖父也自此没有再提过。今天赵颖一提醒，现在猛然回忆起来，我突然明白难怪祖父整栋房子没有一把钥匙。也怪我粗心，这些年竟从没发现。不过有一点我搞不明白，这门绝技赵颖是从祖父处学来，而祖父又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莫非真是“欲做捕快先学贼”么？

我将疑问讲给赵颖，赵颖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是你祖父第二个学生，也是最后一个，算是关门弟子了。其实我也只学了一些皮毛，算不得正式弟子。这门绝技心术不正绝不能学，你祖父一生算上我也只收过一个半徒弟，我算半个。他这门绝技，当年是从一个江洋大盗手中学来的。”没想到果真如此。只听赵颖继续道：“至于肖老当年如何习得这门绝技，他也没对我多讲，我只知道那是在二十年代你祖父在沈阳做刑警的时候，从一个盗窃高手手中学到的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理解，其实祖父一生对我来讲也是颇为神秘。由于祖母和父亲都在我出生前就过世，而且从我记事起祖父就一直在南方下放，所以祖父的生平，我知之甚少。印象中，祖父是一个高大、威严的老人，虽待人和善，但绝对不苟言笑，他极少对人提及自己的事情。我只知道祖父是1902年出生，十九岁进入奉天警备厅供事，后曾分别留学日本东京警事学院以及英国苏格兰场，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北平赋闲在家，解放后就一直在公安部供职，后来虽被错划成右派，长期在南方农村下放，但关系也一直放在公安部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一无所知。即便是这些我知道的，也是零零星星从祖父朋友同事那里听来的。因而祖父的一生，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巨大的谜，他一生的生活细节，对我来讲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在我低头沉思时，赵颖一直在专心对付那把铜锁。半小时后，她已经额头冒汗。我倒了一杯水，强迫她休息一会儿。休息的时候，赵颖向我讲述了一些开锁技巧的基本理论。

原来开锁理论并不难懂，技术也不复杂，最基本的两项技巧是对丝和旋转，绝大部分锁具在结构上大同小异，真正复杂精巧的并不多见。锁芯里的锁柱是开锁的关键，开锁的人只要先对锁芯加上旋转力量，再用工具依次推动每一个锁柱，分别找到它们的接合点，在所有锁柱脱离分合一瞬间加大旋转力量，锁就会打开。道理简单，难在一般锁具少则七八根锁柱，多则十几根几十根，另外还有两三个锁芯套在一起，开的时候好比用两手同时抓住满地乱窜的数只小鸡，功夫不到自会手忙脚乱，所以真正的开锁技巧不是教你如何开锁，而是一些练习的法门，让你在开锁时不会手忙脚乱。

学习开锁功夫需要先修炼一些配套的基本功，就如小偷偷东西需要先练习从沸水里用两指夹肥皂一样，从两根锁柱开始，熟练之后，再练习配套的功夫，加到三根锁柱。练开锁技类似于围棋的段位，是从两柱开始，最高可达二十四柱，练到二十四柱，普通锁已经没有什么打不开的了。但是据赵颖讲，她并没有得到祖父的真传，只有八柱左右的功力。现在这把铜锁是九柱锁，所以她会比较吃力。

休息完毕，赵颖拿起工具继续开启那把铜锁。我陪在旁边，脑中开始不停地猜想箱中到底放了什么。除了那个可能存在的“盒子”以外，又会有什么样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？我隐隐约约觉得，在这个“巨大”的木箱之中，一定也埋藏着一个同样“巨大”的宝藏。对于祖父这样一个历经三朝变迁，又一生从事如此传奇职业的人，一定会留下无数秘密和故事。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只听“喀”的一声轻响，铜锁落地，赵颖轻声唤道：“成了！”

我迫不及待将箱盖打开，只见油纸之下，竟然是码放得整整

齐齐的一箱日记，第一摞第一本上用毛笔写着：“民国十年七月至民国十一年二月”，最后一摞第一本上写着：“一九七二年三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”，这应该是我祖父一生的日记。我伸手打开了第一本日记，日记是用蝇头小楷书写，字迹飘逸，扉页上写道：

民国十年七月初六，获奉天警备队录取通知，兴奋莫名，余幼时之梦想遂得实现。自即日起余将竭尽所能，兴利于民，尽警察之本分。购日记簿若干，以志余未来之所学所为。

肖剑南于民国十年七月初六

这一年，祖父十九岁。

日记再往下翻，就是祖父在警备厅工作的工作日记了，基本是案件侦破方面的事情，也间或记录一些生活琐事，比如郊游以后的感想以及一些时政评论等等，这部分用文言文写成，骈四骊六，看起来很累。祖父对我讲过，他念过私塾。

我们一本一本翻看下去，这整整一箱日记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祖父一生侦破过的案件，许多案件的精彩程度，让人拍案叫绝，其中有一段案件我竟然在一本侦探小说里见过，没想到故事的原型竟然是祖父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和赵颖都深深沉浸在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中，甚至忘记了我们的初衷——寻找“盒子”。

日记看完我们才注意到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在整个箱子中，并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“盒子”的东西；第二，在祖父一生的日记中有一段是空当，整整一百零八本日记之中，缺少了从民国二十年到民国二十三年那一段日记。这一点非常奇怪，连60年代祖父蹲“牛棚”的日记后来都补上了，独独这段时间是空白。除此以外，这段时间以后的日记中，很多本有明显撕去的痕迹，而且这些撕去的部分，我们翻遍整个箱子也没有找到。难道连同那三年的日记一起被祖父烧掉了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些被烧掉的日记中记

录的会是什么呢？难道这件事情，也会和祖父最后所讲的“盒子”的秘密有关？

这一下打乱了我们所有的估计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基本已经确认：祖父的遗言应该就是“盒子”这两个字，并且他要交代的无论是事情，还是东西，都应该和这“盒子”有关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木箱之中，竟然没有任何线索。

劳累了整整三天但一无所获，我和赵颖都是失望之极。难道祖父所说的“盒子”，根本不在这栋房子里面？又或者，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“盒子”？而祖父所指的，是另外一层意思？这时我们两人已是累得头昏脑涨，眼看天色将晚，我先送赵颖回家。

路上谁也没有再谈起这个事情，分手的时候，赵颖劝我不要着急，她一定会替我再认真琢磨琢磨，说不定就像许多祖父侦破过的案例，案情看来极其复杂，但答案却是非常简单。听赵颖这样说，我也稍微放宽了心，但心中总不十分踏实，因为我越来越觉得，祖父临终交代的这个所谓的“盒子”，一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。

第二章 更现疑云

赵颖是辽宁人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。由于单位宿舍一时没有分下，所以她现在是与同事合租的房子。我将赵颖送到住处后回到祖父老宅，洗过澡躺在床上，不由得又一次想起这些天的事情。

自从祖父留下那句奇怪的遗言——“壳子”开始，我就一直被这件事情困扰着。后来经赵颖分析确认这两个字是“盒子”，心头反而困惑更盛。祖父一生严谨，其实早在数年之前，他已经立下详尽之极的遗嘱，事无巨细，全部清清楚楚做好交代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个所谓的“盒子”，并未在遗嘱中提到。从常理看，人在临去之前想到的，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这个“盒子”为什么并没在遗嘱中提及？难道是祖父的疏忽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祖父的风格。

此后几天的严密搜索，几乎将整栋老宅翻遍，对这个“盒子”的线索竟然一无所获。难道这个神秘的“盒子”并不在老宅之中？如果这样，“它”又会在哪里？当然，也许我们的分析是错误的，